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(十六)

〔俄〕契诃夫 著
李开福 赵志伟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. 录

姚内奇	1
小职员之死	24
窝囊	28
套中人	30
太太	46
瑞典火柴	76
第六病室	103

姚内奇

—

每当有人来到省城中，抱怨这里的生活沉闷单调的时候，本地的居民像是为自己辩护似的说：恰恰相反，这个城市好得很，城里有图书馆，剧院，俱乐部，经常举行舞会，最后，还有许多聪明、有趣、令人愉快的家庭，完全可以跟他们交往。他们便举出图尔金一家，说这是本城最有教养、最有才华的家庭。

这一家人住在本城一条主要大街上自家的宅院里，紧挨着省长官邸。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图尔金本人是个肥胖漂亮的黑发男子，留着络腮胡子，经常举办业余演出为慈善事业募集资金，自己在剧中扮演老将军的角色，不时发出滑稽可笑的咳嗽声。他知道许多趣闻、字谜和俗语，喜欢开玩笑，说俏皮话，脸上的那副表情总让人琢磨不透：他这是开玩笑呢，还是说正经的。他的妻子薇拉·约瑟福娜是个面容可爱的清瘦的太太，戴着夹鼻眼镜，她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，还喜欢为客人们朗诵她的作品。他们的女儿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是个年轻的姑娘，会弹钢琴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才能。图尔金一家殷勤好客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、真心诚意地、落落大方地向客人们展示他们的才华。他们那幢高大的砖

— 1 —



砌的房子十分宽敞，夏天凉快，半数窗子对着一个古老的郁郁葱葱的花园，到了春天那里的夜莺就婉转啼唱。每逢家里来了客人，厨房里就响起丁了当当的菜刀声，院子里都有一股煎洋葱的气味。这一切预示着不久将有一席丰盛而美味的晚餐。

德米特里·姚内奇·斯塔尔采夫，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医生，居住在离省城九俄里的佳利日。他刚上任不久，人们也对他说，他作为有知识的人，理应结识图尔金一家。有一次，在冬天，在大街上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伊凡·彼得罗维奇。两人谈天气、戏剧和霍乱，末了图尔金邀请他去作客。春天，耶稣升天节那一天，斯塔尔采夫看完病人之后，进城去散散心，顺便买点东西。他不急不忙地步行进城（当时他还没有置备马车），一路上轻轻地唱着：

我痛饮人生之杯，
还不知道伤心落泪……

他在城里吃了午饭，在公园里散一会步，后来很自然地想起了伊凡·彼得罗维奇的邀请，便决定登门拜访图尔金一家，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

“您好啊，有请啦，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在台阶上迎接他说，“非常非常高兴见到这样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。请进屋来，让我来把您介绍给我的好太太。我对他说，蔽洛奇卡，”他把医生介绍给妻子，继续道，“我对他说，根据罗马法典，他没有任何权利只待在自己的医院里，他应当把闲暇时间奉献给社交活动。我说的对不对，亲爱的？”

“请坐在这儿，”薇拉·约瑟福夫娜指着身边的座位说，“您不妨对我献献殷勤。我丈夫好嫉妒，他是奥赛罗，



不过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叫他什么也看不出来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个小母鸡，宠坏了的女人。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柔声说道，还吻一下她的额头。“您来得正巧，”他又对客人说，“我的好太太刚写完一部‘其大无边’的长篇小说，今天正要朗诵呢。”

“让，”薇拉·约瑟福夫娜对丈夫说，“你去吩咐他们端茶来。”

主人又把斯塔尔采夫介绍给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很像母亲，同样清瘦，面容可爱。脸上的表情带几分稚气，腰肢柔软而苗条，已经发育的少女的胸脯十分健美，洋溢着十足的青春气息。后来大家喝茶，吃果酱、蜂蜜、糖果和饼干。饼干十分可口，放进嘴里就化。傍晚时分，渐渐地来了许多客人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眉开眼笑地迎接每一位客人，说：

“您好啊，有请啦！”

然后大家神情严肃地坐在客厅里，薇拉·约瑟福夫娜开始朗诵自己的小说。她这样开始：“严寒凛冽。”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，可以听到厨房里的菜刀声，闻到一股煎香葱的气味……大家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很舒服，在昏暗的客厅中灯光亲切地胶着眼睛。现在，在这夏日的傍晚，当窗子里传来街头的人声和笑语，送来院子里丁香花的阵阵清香，听众们就很难体会凛冽的严寒，以及夕阳西下，一片寒光照耀着雪原和孤独的行路人的情景了。薇拉·约瑟福夫娜读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如何在村子里开办学校、医院和图书馆，以及如何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的故事。尽管她读的内容在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，但听起



来还是很愉快，很舒服，让人的脑子里生出许许多多美好的恬淡的思想。简直叫人不想站起来……

“真正不赖。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轻声叹道。

有一位客人听得心驰神往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

“是的……的确。”

两小时过去了。邻近的市立公园里有乐队在演奏，合唱团在演唱。当薇拉·约瑟福夫娜合上自己的本子，足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大家都默不作声，听着合唱团唱的《松明》，这支歌表达出浓浓的生活情趣，却是小说中所没有的。

“您的作品会在杂志上发表吗？”斯塔尔采夫问薇拉·约瑟福夫娜。

“不，”她回答，“我的作品向来不发表。我写完了就把它藏进我的柜子里。何必发表呢？”她解释说，“要知道我们有家产。”

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叹了一口气。

“现在该你，科季克，来弹支曲子了，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。

钢琴盖子掀开了，原先摆好的乐谱翻开了。叶卡捷琳娜坐下，双手齐击琴键，随即又使足劲敲打起来，一下，两下，她的肩头和胸脯不住地颤动，她固执地敲打同一处地方，似乎她不把琴键敲进钢琴里是决不罢休的。客厅里琴声雷动，震得地板、天花板和家具全都轰隆作响……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弹的是一段极难的曲子，又长又单调，唯一的妙趣就是难弹。斯塔尔采夫一边听着，一边想象着，高山上乱石滚滚而下，滚滚而下，他盼望着这些石



头早点停住。这时叶卡捷琳娜紧张得满脸绯红，精神抖擞，充满活力，一络头发掉在额上，那模样很招他喜欢。在佳利日，他在病人和农民中间度过了漫长的冬季，现在坐在客厅里，看着这个年轻，文雅，想必也纯洁的人儿，听着这支喧闹的、令人厌烦的、但毕竟高雅的乐曲，这是多么令人愉快，多么新鲜啊……

“哦，科季克，你今天弹得比哪次都好，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在女儿弹完一曲站起来时含着泪说，“你可以死了，丹尼斯，你反正写不出更好的曲子了。”

大家围着她，向她表示祝贺，表示惊奇，众口一词地说，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了。她呢，默默听着，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，浑身上下透着得意。

“好极了！太美啦！”

“好极了！”斯塔尔采夫在众人热情的感染下，也说，“您在哪儿学的音乐？”他问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，“是在音乐学院吗？”

“不，我现在正打算进音乐学院，目前在跟扎夫洛夫斯卡娅太太学琴。”

“那么，您在本地的中学毕业了？”

“噢，没有！”薇拉·约瑟福夫娜代女儿回答，“我们为她请了家庭教师，进普通中学或者进贵族女中，我想您也会同意的，难免受到坏的影响。一个女孩子在发育成长阶段，只应接受母亲的影响。”

“可是我反正要进音乐学院！”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说。

“不去，科季克爱她的妈妈。科季克不会让爸爸妈妈



伤心的。”

“不嘛，我要去！我偏要去！”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撒娇地说，还跺了一下脚。

到吃晚饭的时候，轮到伊凡·彼得罗维奇来显露他的才华了。他眼睛笑咪咪地讲着各种奇闻轶事，说俏皮话，出一些荒谬可笑的习题，然后自己来解答。他说的话与众不同，这种语言是他长期练习说俏皮话形成的，而且显然成了他的习惯，比如说：其大无边的，真正不赖的，千万分地感谢您，等等，等等。

但是这还不算完。当酒足饭饱、心满意足的客人们挤在前厅里，拿各自的大衣和手杖时，有个小僮忙着伺候他们。他叫帕夫卢沙，这家人叫他帕瓦，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留着短短的头发，脸蛋胖乎乎的。

“喂，帕瓦，表演一下！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对他说。帕瓦摆出可笑的姿势，举起一只手，用凄惨的声调说：“死去吧，你这不幸的女人！”

于是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真有意思，”斯塔尔采夫走到街上，心里想道。

他又顺路进了一家餐馆，喝了啤酒，然后步行回佳利日。他走着，一路上轻轻地唱着：

你的声音温柔亲切，
令我心神陶醉……

走了九俄里路，然后躺下睡觉，他却不感到一丝倦意，相反，他觉得他还能高高兴兴地再走上二十俄里。

“真正不赖。”他正要入睡，想起这句话，又笑起来。



二

斯塔尔采夫老想去看望图尔金一家，但是医院的事情太多，他怎么也抽不出空来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在辛劳和孤独中度过了。可是有一天，从城里送来了一封蓝封皮的信。

薇拉·约瑟福夫娜早就有个偏头痛的毛病，近来，因为科季克每天吓唬她说要进音乐学院，她就经常犯病了。城里所有的医生都请遍了，最后就轮到了他这名地方医生。薇拉·约瑟福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令人感人的信，请他无论如何来一趟为她减轻病痛。斯塔尔采夫立即前往，此后就常去图尔金家……经他的治疗，薇拉·约瑟福夫娜的病还真有点好转，于是她见了客人就说，斯塔尔采夫是一名了不起的神医，不过后来他之所以经常去图尔金家，已经不是为她治偏头痛了……

这天是节日。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总算弹完了那些冗长的、令人心烦的练习曲。随后大家一直坐在饭厅里喝茶，听伊凡·彼得罗维奇讲一件可笑的事。后来门铃响了，得有人去前厅迎接客人，斯塔尔采夫趁这忙乱的工夫，万分激动地对叶卡捷琳娜小声说：

“我求求您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折磨我，我们去花园吧！”

她耸耸肩膀，一副困惑不解的神色，似乎不明白他要她做什么，但还是站了起来，走出去了。

“您每天要练三四个钟头的琴，”他跟在她后面说，



“然后老跟妈妈坐在一起，我都没有机会跟您说说话。哪怕给我一刻钟也好啊，我求您了。”

快到秋天了，古老的花园里一片寂静和凄凉，林荫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。天色很快就黑了。

“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您，”斯塔尔采夫接着说，“但愿您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就好了！坐下吧，请听我说。”

两人在花园里有一处心爱的地方：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下的一张长椅。这时他们就坐到这张椅子上。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一本正经地、冷冷地问。

“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您，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您说话了。我真想、我太想听到您的声音了。您说话呀。”

她那青春的朝气，眼睛和脸上那副天真神态让他喜不自禁。连她身上穿的连衣裙在他眼里也特别好看，那份朴素而天真的风姿令人心动。尽管她天真烂漫，同时他又觉得她很聪明，很有素养，跟她的年龄不相称。他可以跟她谈论文学，谈论艺术，以及随便什么样的话题，也可以向她发发牢骚，抱怨生活和人们，虽说在这种严肃谈话的中间，有时她会突然没来由地笑起来，或者干脆跑回屋里去了。她跟C城的所有姑娘一样，看了许多书（一般说来，C城的人很少读书，本地图书馆里的人都说，要是姑娘们和年轻的犹太人不来借书，图书馆早就可以关门了）。这一点尤其让斯塔尔采夫感到满意。每一回他总是激动地问她，近来她读了什么书。等她讲起来，他简直听得入迷了。



“ 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个星期里，您读了什么书？”
此刻他问道，“ 请您给我说一说。”

“ 我读了皮谢姆斯基的作品。”

“ 哪一本？”

“ 《一千个农奴》，” 科季克回答，“ 可是这个皮谢姆斯基的名字多么可笑，叫什么阿列克谢· 费奥费拉克特奇！”

“ 您这是去哪儿？” 斯塔尔采夫看到她突然站起来朝房子走去，吃惊地问，“ 我必须跟您好好谈一谈，我有心里话要说……您哪怕再跟我待五分钟！我恳求您！”

她站住了，像要说点什么，随后不好意思地把一张纸条塞进他手里，急忙跑回家，又坐到她的钢琴前。

“ 今晚十一点，” 斯塔尔采夫念道，“ 请去墓地，在杰米奇的墓碑附近。”

“ 哦，这个主意可太不聪明了，” 他平静下来，不禁想道，“ 这跟墓地有什么相干？她要干什么？”

显而易见：科季克这是恶作剧。既然不难在街上或在公园里安排约会，有谁会想出这种主意——正正经经地约人半夜三更到郊外的墓地相会呢？再说他作为地方自治局委任的医生，是个有头脑的体面人，好，现在却唉声叹气，接下约会的条子，到墓地去徘徊游荡，做出连中学生都会笑话的蠢事，这成何体统呢？这种罗曼蒂克会有什么结果？要是让同事们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说？当斯塔尔采夫在俱乐部的桌子旁踱来踱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。可是到了十点半，他却拿定主意去墓地了。

这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对马和车夫。车夫叫潘捷莱蒙，经常穿一件丝绒坎肩。月色溶溶。四周很静，天气暖



和，不过已透着秋天的一丝凉意。城郊的屠宰场附近有狗在吠叫。斯塔尔采夫把马车留在城边上的一条胡同里，自己步行去墓地。“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，”他想，“科季克也古怪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她不是开玩笑，当真会来的。”他沉溺于这个毫无根据的渺茫的希望中，而希望总是令人陶醉的。

他在野地里走了半俄里路。远处的一长条黑他他的墓地呈现在眼前，看上去像是一片树林或是一座大花园。渐渐地露出了白色的围墙，大门……月光下可以看清大门上的题词：“时候要到。”斯塔尔采夫从小门里走进去，首先看到的是宽阔的林荫道两侧的许多白十字架和墓碑，以及它们和枫树投下的无数阴影。向远处望去，周围也都是黑白两种颜色，沉寂的树木把枝叶垂向白色的墓石。这里似乎比野地里更明亮些。无数像爪子似的枫叶清清楚楚地躺在林荫道的黄沙上和墓石上，墓碑上的题词也清晰可见。起初，眼前的一切让斯塔尔采夫大吃一惊，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番景象，往后恐怕再也不会见到了。这是一处跟别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天地：这里的月色无比美妙柔和，仿佛这里是月光的摇篮；这里没有生命，绝对没有，可是每一棵黝黑的杨树，每一座坟墓都让人感到里面隐藏着能揭开平静、美好、永恒的生活的奥全句为“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”秘。白色的墓石，枯萎的鲜花，连同树叶的秋天的气息，无不透出宽恕、凄凉和安宁。

周围一片肃穆，天上的星星静静地俯视这片土地，只有斯塔尔采夫的脚步声显得那么响亮刺耳，不合时宜。直



到响起了教堂的钟声，他设想自己也成了埋在这里的死人，这时他感到似乎有人在凭吊他，他忽然想到，这里并不安宁，并不寂静，这里只有虚无的无声的悲哀和深深压抑的绝望。

杰米奇的墓碑做成小教堂的样子，上面立着一个天使。从前，有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市，一名女歌唱家死了，被安葬在这里，还立了这块碑。现在城里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，可是墓门上方的长明灯，在月光照耀下像火一样燃烧着。

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本来，谁会半夜三更到这个地方来？但斯塔尔采夫还是等着，那月光仿佛温暖着他的心，他热情洋溢地等待着，想象着跟心爱的姑娘拥抱接吻。他在墓碑旁坐了半个钟头，后来又在旁边的林荫道上徘徊良久。他手里拿着帽子，一边等待一边想，在这些坟墓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女和姑娘，她们活着的时候美丽迷人，她们也恋爱过，享受过夜间热烈而缠绵的欢爱。说真的，大自然母亲不怀好意，也真能捉弄人，想到这里又多么令人沮丧。虽然斯塔尔采夫这么想着，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大声呼喊，说他需要爱情，说他不借任何代价期待着爱情的欢乐。在他面前，那些发白的东西已经不是一块块大理石，而是许多美丽的女儿身。他看到羞答答地躲藏在树影里的玉人，感受到一股暖流，这种心醉神迷的幻想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……

月亮躲进云层，仿佛天幕落下，四周忽然一片黑暗。斯塔尔采夫好不容易才找到大门——这时天色已黑，秋夜总是这样的——然后又摸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夜路，才找



到停着马车的那条胡同。

“我累了，脚都站不稳了，”他对潘捷莱蒙说。

他舒舒服服地坐进马车里，心想：“哎呀，真不该发胖的！”

三

第二天晚上，他坐上马车去图尔金家求婚。可是来得不凑巧，因为有个理发师在叶卡捷琳娜的房间里给她做头发。她正准备去俱乐部参加舞会。

他又不得不在饭厅里闲坐，喝茶。伊凡·波得罗维奇看到客人若有所思、颇不耐烦的样子，便从坎肩口袋里掏出几张纸，念了一封可笑的信。那是他的德国总管写来的，报告说庄园里“所有的道德都歪了，羞耻掉了。”

“嫁妆他们大概不会少给的，”斯塔尔采夫想道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。

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，此刻他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，仿佛有人用催眠的甜酒把他灌醉了似的：他迷迷糊糊，但是很快活，心里暖洋洋的。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有个冷静的严厉的声音在争辩：

“趁早收场吧！你们两个般配吗？她娇生惯养，好耍性子，每天要睡到下午两点钟；你呢，一个教堂执事的儿子，地方医生。”

“哪又怎么样？”他想，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再者，你若娶了她，”那声音接着说，“她的家人会逼你扔掉地方医生的工作，搬到城里来住。”



“哪有什么？”他想，“住在城里也很好。他们会给嫁妆，我们可以好好布置一番。”

最后，叶卡捷琳娜总算出来了。她穿一身袒胸露背的舞衣，那么美丽动人，纯洁可爱，让斯塔尔采夫看得入迷，欣喜若狂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瞧着她傻笑。

她开始跟大家告别，他呢，留下来已经没有意思，便起身说，他也该回去了：有病人等着呢。

“那也没有办法，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说，“请便吧。不过，请您顺便把科季克送到俱乐部。”

外面下起细雨，天很黑，只是凭着潘捷莱蒙的喑哑的咳嗽声，才能推断马车停在什么地方。车篷已经支起来了。

“我走路踩地毯，你走路尽撒谎，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说着顺口溜，扶女儿坐进马车，“他走路尽撒谎……走吧！再见，请啦！”

他们坐车走了。

“我昨晚去墓地了，”斯塔尔采夫开口说，“您这样做未免太刻薄，太狠心了。”

“您去墓地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去那里了，一直等您，等到快两点钟了。我好痛苦。”

“既然您不懂得开玩笑，那您就痛苦去吧。”

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她的男人，对方又这么热烈地爱着她，感到十分得意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忽然她一声惊叫，因为这时两匹马猛地朝俱乐部大门拐过去，马车倾斜了。斯塔尔采夫趁势搂住她的腰，她吓得惊魂未定，倒在他的怀里。他情不自禁，



便热烈地吻她的嘴唇，她的下颏，把她搂得更紧了。

“别闹了，”她干巴巴地说。

转眼间，她已经下了车。俱乐部大门口灯火辉煌，一名警察用厌恶的口气冲着潘捷莱蒙大声斥责：“怎么停下来了，你这呆鸟！快把车赶走！”

斯塔尔采夫坐车回家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他穿上借来的礼服，系着白色的硬领结，那领结不知怎么总翘起来，老想从领口上滑开。午夜时分，他坐在俱乐部的客厅里，一往情深地对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说：

“啊，从来没有恋爱过的人怎么懂得什么叫爱情呢！在我看来，至今还没有人准确地描写过爱情，而且这种温柔、欢乐而又痛苦的感情未必是能够言传的。谁体验过这种感情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他也就不想用语言来表达它了。何必来一番开场白，再细细倾诉衷肠呢？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呢？我的爱情无边无际……我请求您，我央求您，”斯塔尔采夫终于说出口：“做我的妻子吧！”

“德米特里·姚内奇，”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想了一下，露出极其严肃的神情说，“德米特里·姚内奇，承蒙见爱，我十分感激，我尊敬您，但是。”她霍地站起，接着说下去：“但是，请原谅，我不能做您的妻子。让我们严肃地谈一谈。德米特里·姚内奇，您知道，我爱艺术，胜过生活里的一切。我爱音乐爱得发疯，我崇拜音乐，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它。我想当一名演唱家，我渴望名声，成就和自由，而您却要让我继续待在这个城市里，继续过这种空虚、无聊的生活，这种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。做您的妻子——哦，不，请原谅！人应当追求一个崇高而辉



煌的目标，而家庭生活只会永远束缚我。德米特里·姚内奇（说到这里她微微一笑，因为这个名字让她想起了“阿列克谢·费奥菲拉克特奇”），德米特里·姚内奇，您是一位善良、高尚、有头脑的人，准都比不上您。”她热泪盈眶了：“对您我深表同情，但是……但是您得明白。”

她怕哭起来，赶紧转身跑出了客厅。

斯塔尔采夫的心不再剧烈地跳动。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，头一件事就是扯下那个硬领结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他觉得有点丢脸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——他没有料到会遭到拒绝——也不相信，他的一切幻想、痴情和希望把他弄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局，简直就像业余演出的一出小游戏。他为自己的感情，为自己的初恋感到伤心，伤心得恨不得大哭一场，或者操起伞来朝潘捷莱蒙的宽背使劲打去。

一连两三天他无心工作，不吃不睡，但等消息传来，他得知叶卡捷琳娜·伊凡诺夫娜已经去莫斯科进了音乐学院，他才平静下来，过起从前那种生活。

后来，他偶尔回想起当初如何在墓地里徘徊，如何跑遍全城去借礼服的情景，总是慢悠悠地伸个懒腰，说：

“多少麻烦事，真是的！”

四

四年过去了。斯塔尔采夫在城里的业务已经相当繁重。每天上午他在佳利日匆匆看完病人，然后坐车去城里行医。现在他坐的已经不是双套马车，而是带许多小铃铛

